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副行长 Ric Battellino 2010 年 2 月 23 日在悉尼学院的演讲

唐露萍 译，指导老师：黄梅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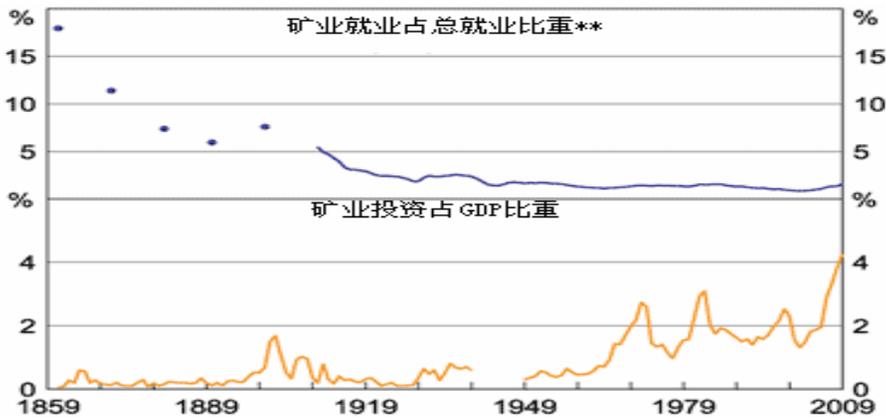
一、引言

今晚我演讲的主题是矿业繁荣与澳大利亚经济，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话题是因为澳大利亚经济现在正经历矿业的迅猛发展，这是自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定居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矿业繁荣的其中一次。历次矿业繁荣一直是塑造澳大利亚经济强大动力。

今晚我想回顾一下历次矿业繁荣的影响，令我尤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些重复出现的主题，可以让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应对本次矿业繁荣。我的演讲是基于几位银行同事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工作借鉴了几位经济史学家的成果^①，我现在没有时间去一一列举这些参考文献，但是银行网站公布的我的演讲稿尾页中会注明它们。

二、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

一次矿业繁荣的显著特征是矿业投资或矿业产出大幅度上升，通常是二者兼有，随之产生重要的宏观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过去两百多年里发现 5 次大型的矿业繁荣，分别是：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Butlin(1964,1985);RBA;Withers et al(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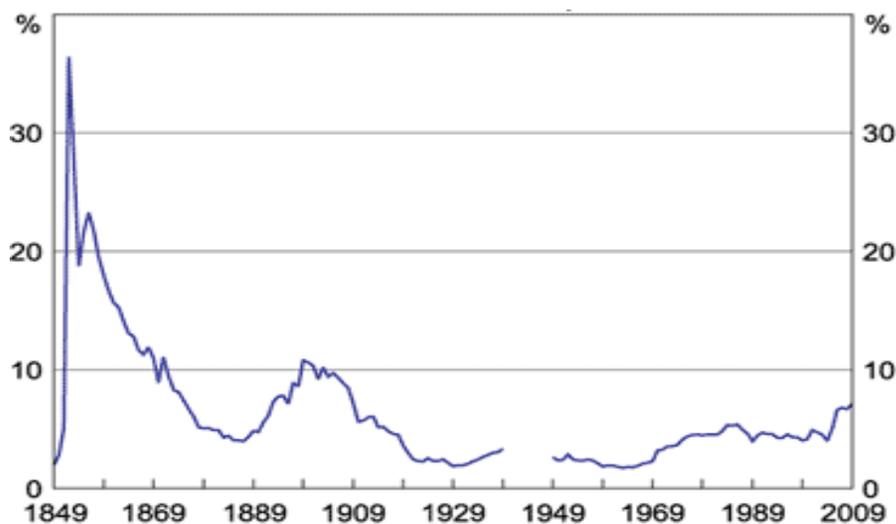
注：*此为年度数据。**1890 年以前的数据由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南部澳大利亚等州的数据得到。

图 1 矿业的就业和投资*（1859—2009 年）

^① 在此，我想感谢 Ellis Connolly 和 Christine Lewis 的辛苦工作。文中图表使用的数据有很多来源，这可能影响数据间的可比性。

- 19 世纪 50 年代的淘金热；
- 19 世纪晚期的矿产繁荣；
-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的矿产和能源繁荣；
-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的能源繁荣；
- 现期又一次的矿产和能源繁荣。

当然，还有许多小型的矿业繁荣尚未列举，由于时间的限制我的演讲将只针对前面提到的 5 次大型矿业繁荣。首先，我将简要地总结一下每次繁荣的原因、特点和影响，然后对它们的宏观经济影响做出更一般的评价。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Butlin(1985)。

图 2 矿业的附加值（按年度名义 GDP 值的百分比计算）（1849-2009 年）

1、19 世纪 50 年代的淘金热

19 世纪 50 年代的淘金热是澳大利亚矿业繁荣的伊始，经济史学家指出：澳大利亚掘金浪潮之所以会在这一时期出现，可能与一些国际性事件有关，如 19 世纪 40 年代令人们对黄金勘探与开采热情高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一个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中的掘金老手首先在新南威尔士州巴瑟斯特附近发现黄金，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广为人知的黄金发现。国内经济的发展可能也影响了淘金热出现的时机，19 世纪 40 年代经济衰退的持续影响意味着澳大利亚国内劳动力过剩且可以自由流动，因此人们更有可能投身于金矿勘探活动^①。

这次繁荣最终主要集中在维多利亚州的金矿。与后来的几次矿业繁荣相比，本次繁荣的非典型性表现在矿业投资并未随之大量增加。那个时期很难获得大量资金进行投资，而且当时的采矿形式——表层冲积淘矿更适合投入大量的人工和少量的资本。这次繁荣

^① 见 Blainey (1963), p12; Blainey (1970)。

大约持续了 15 年，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维多利亚州淘金热就基本退却了。

从促进 GDP 增长的角度来衡量，这次矿业繁荣远远超过了随后的几次繁荣。在巅峰时期的 1852 年，矿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高达 35%^①，这使得当时的经济发生巨大改变。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出口值在 3 年内翻了 6 倍，黄金出口在这之后的 18 年里都超过了羊毛出口^②。

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金矿蕴藏丰富的州，特别是维多利亚州，由此造就了墨尔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这些劳动力部分来自其他州，例如，1852 年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男性人口数量分别下降 3% 和 17%。但是，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来源于急剧增加的移民，澳大利亚人口在 10 年内几乎增加了 2 倍^③。工资水平也大幅上涨，起初仅仅是在矿业，后来随着劳动力流向矿区，这一趋势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在 1850 年到 1853 年间，维多利亚州的工资水平上涨了 250%^④。

殖民政府没有权利决定货币供给或是汇率^⑤，但是货币供给却在短短几年间增加了 2 倍，所有经济调整都是通过通货膨胀传导实现的。通胀率的上升使得矿业繁荣中期的实际汇率水平比繁荣初期的水平高出 50% 左右。

有证据表明，此次繁荣中存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荷兰病”现象，即矿业的繁荣损害了非矿业产业的发展，因为非矿业产业面临劳动力流失、成本上升、高实际汇率等问题^⑥。举例来说，1850 年到 1853 年间牧羊人的工资水平翻了一番，这给羊毛产业的发展造成很大阻碍，羊毛出口增长率大大缩减。同时，有数据显示，1850 年新南威尔士州制造业工厂的数目是 165，在几年后便下跌至 140^⑦。

但是，总体而言，矿业繁荣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公众对于经济前景信心高涨，大量外来移民的流入极大地刺激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矿业外围产业（为矿业服务的产业）如锯木业、砖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业也都蓬勃发展，部分农业也得益于显著增加的食品需求。为发展矿业而修建的基础设施——如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在繁荣过后继续为开拓农业用地做出积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繁荣巅峰过后十年里，GDP 依然保持强劲增长^⑧。

尽管矿业的繁荣开辟了新的税收渠道，也增加了许可证收入，但政府部门仍然面临财政压力，因为经济发展要求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撑，而建设基础设施的成本却迅猛上升。例如，1853 年维多利亚政府在道路建设上花费 520,000 英镑，而 1851 年才花费 11,000 英镑^⑨。因此，政府无奈之下只得通过伦敦资本市场进行借贷，所幸由于黄金的发现使殖

^① 见 Butlin (1985)。

^② 见 Maddock, McLean (1984); Doran (1984)。

^③ 见 Blainey (1963) p62; Maddock, McLean (1984)。

^④ 见 Maddock, McLean (1984)。

^⑤ 见 Maddock, McLean (1984)。

^⑥ 见 Gregory (1976)。

^⑦ 见 Maddock, McLean (1984)。

^⑧ 见 Blainey (1963) p62; Butlin (1986); Doran (1984); Maddock, McLean (1984)。

^⑨ 见 Doran (1984)。

民政府的信用等级更高，资金借贷也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2、19 世纪晚期的矿产繁荣

第二次的矿业繁荣出现在 19 世纪晚期，是由全国范围内新黄金和金属矿藏的发现和开发推动的，尤其是在西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西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人口逐渐向偏远地区扩散的自然结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市场的发展。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导致了投资机会的减少，因此伦敦资本市场上有充足的资金可用于支持矿产勘探活动，同时“无责任”公司的发展使得资本更易获得。1894 年，94 家澳大利亚西部的公司在伦敦上市，两年后上市公司的数目上升到 690^①。但是英国投资者的资本回报并不喜人，其中大量资本未能通过股利得到偿还，这也反映了矿产投资的潜在风险。

这次繁荣主要是在疲软的经济背景下发生的，不论是澳大利亚经济还是国际经济都不景气。19 世纪 80 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金融系统陷于崩溃，进而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大萧条，产出大幅度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使得这次繁荣有些不寻常，其并未伴随出现货币供给量的急剧上升现象。同样地，经济中的大量闲置生产力意味着在繁荣的初始阶段存在明显的通货紧缩，从而遏制了繁荣顶峰时期的通货膨胀。

这一时期，失业率从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高水平基础上急剧下降，对工资水平产生向下的压力，劳资纠纷也有了上升的苗头。然而，在这过程中实际汇率水平却并未发生太大变化^②。经常账户在 19 世纪 80 年代房地产泡沫时期出现巨额赤字（占 GDP 的比重高达 13%），90 年代回归到相对正常的赤字水平，并最终在 20 世纪初矿业繁荣结束、经济增速放缓^③之时转为顺差。

一如 19 世纪 50 年代，这次繁荣也产生了强大的区域效应。大量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新的矿产基地。19 世纪 90 年代西澳大利亚州的人口从 48,000 人增长到 180,000 人，断山（Broken Hill）地区的人口从 1888 年的 6,000 人增长到 1891 年的几近 20,000 人。查特斯堡（Charters Towers）甚至拥有了自己的证券交易所^④。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羊毛和谷类的出口陷入停滞状态，而金属品取代它们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⑤。

最后，在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的共同作用下，资本枯竭，投资下降，繁荣落幕。但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如征收关税以保护城市工业，对那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⑥。

3、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的矿业繁荣

第三次繁荣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导致此次繁荣发生的因素很多，

^① 见 Blainey (1963) pp 187, 190。

^② 见 Blainey (1963) p303; McKenzie (1986)。

^③ 见 Belkar, Cockerell 和 Kent (2007)。

^④ 见 Blainey (1963) p194; Doran (1984); Withers et al (1985)。

^⑤ 见 Blainey, (1963) p248。

^⑥ 见 Blainey, (1963) p 248。

但主要还是得益于煤和铁矿石采掘量的大幅上升以及石油和铝土勘探的发展。这次繁荣的背景是：随着总体商品价格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澳大利亚和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形势都变得越来越紧张。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发展对澳大利亚尤为重要：日本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全球对资源需求的上升，而日澳之间的地缘优势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得一些矿产的开发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

这次繁荣与 19 世纪的几次繁荣的区别在于其资本密集度更高。这一部分是由于进入新世纪之后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资本要素供给增加；另一部分是技术上的原因，一些资源的开发必须要有大规模的资本投入。1960 年矿业投资占 GDP 比重为 0.5%，到 70 年代达到其高峰值 3%。出口价格的大幅上涨——尤其是在 70 年代早期，导致了出口商收入的大幅上升。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出现顺差，而这一状况在那之后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由于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澳大利亚的就业水平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五年迅速上升，年增长率接近 3%。工资水平也大幅上升，并在中央工资固定系统的作用下将这一上升趋势传播到全国各个区域。

名义汇率在此次繁荣结束之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姗姗来迟的货币升值错过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机。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货币供给的年增长率超过 20%，财政政策也呈扩张性，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为控制通货膨胀率，1973 年澳大利亚政府进行关税削减，但是关税削减的有利影响被随后为保护制造业就业而实行的进口配额的负面影响抵消掉了。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于高通胀率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和全球经济都遭遇寒冬，繁荣也就随之结束，结果是矿业投资萎缩，商品价格停滞。

4、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的矿业繁荣

第四次矿业繁荣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紧追 70 年代晚期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之后，主要是由能源部门尤其是蒸汽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发展而推动的。此外，能源价格的上涨使得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成为能源密集型产业（如炼铝业）的理想选址。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矿业投资开始复苏，并在 1981 和 1982 年急剧上升。

这次繁荣导致人们对澳大利亚前景充满信心，随之，经济中对工资水平上升的呼声加强，通货膨胀率也开始上升。尽管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却仍然无法控制经济的发展。根据当时的汇率制度安排，澳大利亚当局根据货币加权贸易指数对澳元进行调节，于是实施了汇率上升的政策，但事后看来，当时澳元的升值幅度相对较小，因而无法帮助澳大利亚消除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

这次的繁荣相对来说是短命的。1981 年石油价格冲击之后的全球经济下滑使得能源需求远远低于之前的预期，这一点体现在能源的出口量和出口价格上。同时，高工资增长率及通胀引发了经济扭曲，政府为遏制通胀而采取紧缩措施，这都使得澳大利亚经济在 1982、1983 年步全球经济之后尘，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

5、当前的矿业繁荣

第五次矿业繁荣正在经历着矿业投资的激增。这次繁荣仍然是建立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但主要还是由于铁矿石、煤和天然气产业的大扩张。同时，在很大程度

上, 新兴经济体对资源的需求 (其中以中国的需求为最大) 是这次繁荣的重要驱动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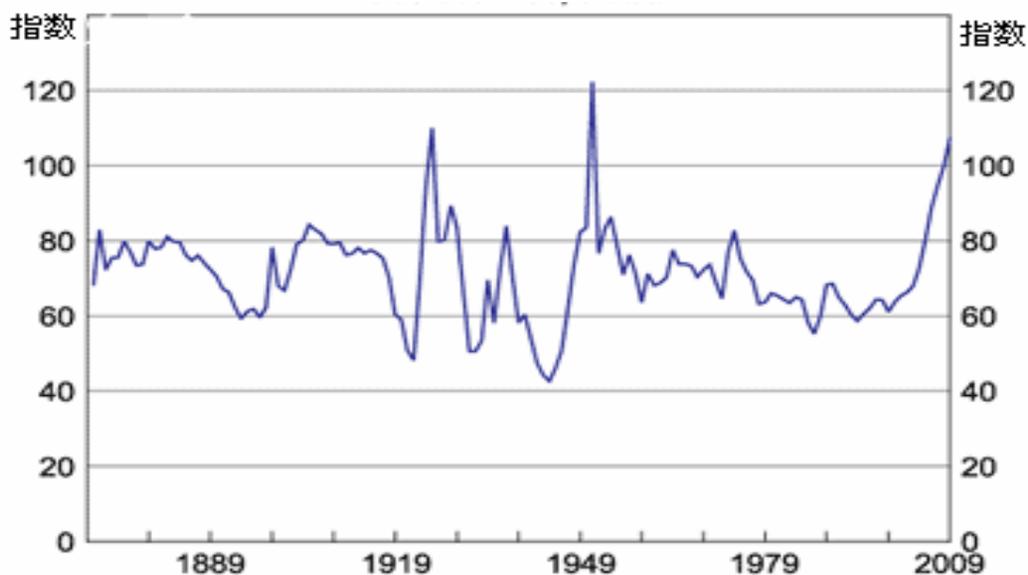
从矿业投资模式及商品价格来看, 这次繁荣的开始可追溯到 2005 年左右。到 2007 年和 2008 年初, 矿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经济的生产能力和弹性面临严峻的考验。但这一切都在 2008 年下半年发生了改变, 矿业繁荣带来的积极影响被全球金融危机的寒霜完全抵消。然而, 既然金融危机已经过去, 资源繁荣的潜在活力又正在开始重现。

本次繁荣的许多特征与之前的繁荣类似, 但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同点:

- 首先, 矿业投资占 GDP 的比重较之历史上的前几次繁荣时期有明显的提高, 而且很可能会继续提高。从增加产出的角度看, 这次繁荣对总产出的贡献高于第三次繁荣, 但仍然低于第二次繁荣, 同时远低于第一次繁荣。

- 其次, 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远远超过之前几次的矿业繁荣。目前的贸易条件水平可以与之前贸易条件的最优值相媲美, 其中后者主要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朝鲜战争期间羊毛价格的上涨。在目前的矿业繁荣期间, 资源的出口量和出口价格都大幅上升。

- 最后, 这是首次出现浮动汇率的矿业繁荣, 名义汇率的显著上升成为经济调整的重要部分,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的弹性, 因为实际汇率可通过通胀以外的途径实现上升。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统计局; Gillitzer & Keams (2005).

图 3 贸易条件 (1989-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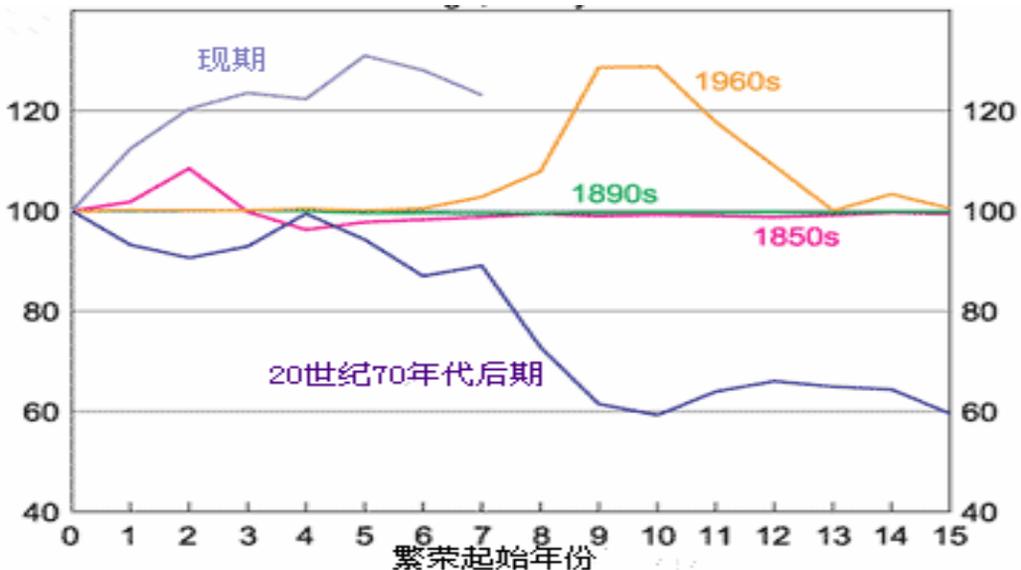
此次矿业繁荣会持续多长时间, 现在还无法确定。过去历次繁荣的持续时间似乎都没有超过 15 年, 究其原因或是由于资源耗尽、或是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 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繁荣随之谢幕。在现如今环境之下, 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潜能巨大, 资源需求的增加或许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这些国家当局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当然, 澳大利亚自身对经济的调控就更不用说了。

三、评价

前文描述的五次矿业繁荣跨越了 160 年的时间，而且各自发生在不同的背景之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同点：

第一，全球性事件在引发澳大利亚矿业繁荣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矿业繁荣的出现是由于探矿活动受到的影响（如，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对 19 世纪 50 年代矿业繁荣的影响，国际资本为 19 世纪 90 年代繁荣提供的资金支持）；另一些是由于国际市场的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如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的繁荣）；其余的则是由于实力强大的新贸易伙伴的出现（如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的发展以及最近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

第二，总体而言，每次繁荣都强化了经济发展。矿业投资的上升、矿业活动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为发展矿业而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每次繁荣早期都会带来高的或上升的人口增长率，这也增加了经济发展动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从繁荣中获益，有些产业因无力与新崛起的产业竞争劳动力而陷入衰退。



资料来源：全球金融数据 (Global Financial Data)；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注：t=0 代表的是 1850 年，1890 年，1964 年，1977 年和 2002 年（即历次矿业繁荣开始的时间）；

19 世纪的汇率采用与英镑的双边兑换汇率，20 世纪 60 年代采用的是与美元的双边兑换汇率，之后的汇率采用与以贸易指数为权重的一揽子货币兑换汇率。

图 4 名义汇率（取每年的平均值，起始年为 100）

第三，上述五次矿业繁荣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每次矿业繁荣都伴随着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有时通胀上升是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有时是受工资行为的影响，但共同的原因则是经济活动的扩张对生产性资源的价格产生向上压力。除现期的繁荣以

外，其他历次繁荣中只有 19 世纪 90 年代的繁荣把通胀上升率控制在个位数，因为初期经济中有大规模的闲置产能。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汇率在历次繁荣中的作用。理论表明：为促进必要的资源流动，实际汇率的上升是一个经历矿业繁荣的经济体调整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在以前的历次繁荣中，名义汇率或被固定、或被牢牢地控制着，因此实际汇率只通过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在澳大利亚现期的矿业繁荣中，浮动汇率制度使得名义汇率的行为表现与以前大不相同——名义汇率在繁荣的早期就已经大幅上升，这是一个有助于疏散通胀压力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历史告诉我们：矿业繁荣时期也正是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就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复杂的挑战，其中关键在于确保经济的灵活性和维持确定规则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遏制由繁荣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历史还表明：以往这些挑战处理起来通常都是很棘手的。然而，在上一次繁荣之后的 30 年时间里，澳大利亚已经形成更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矿业的迅猛发展，即正在经历的这场矿业繁荣。浮动汇率固然是一个关键变化所在，但现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更灵活，货币和财政政策框架的基础也更健全，这让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挑战依然存在。

参考文献：（略）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邮政编码：361005